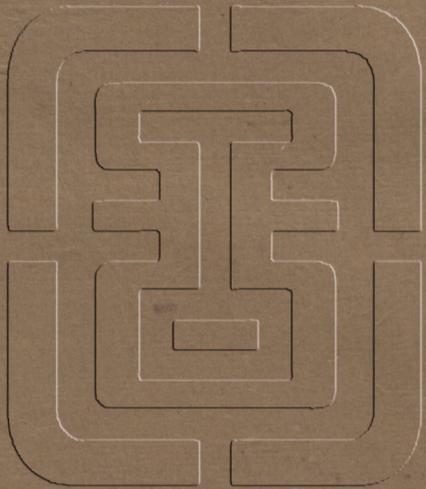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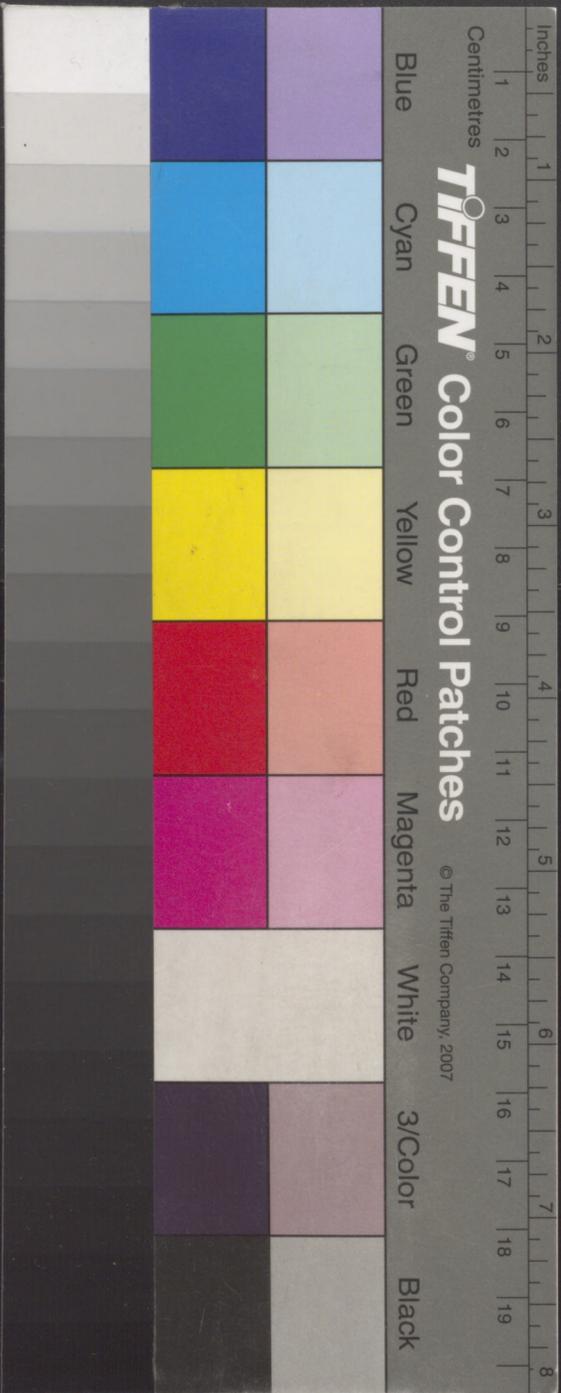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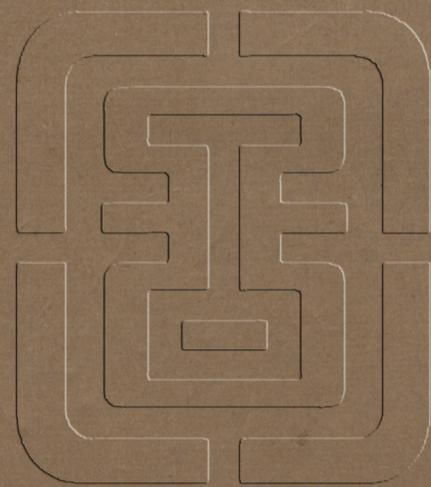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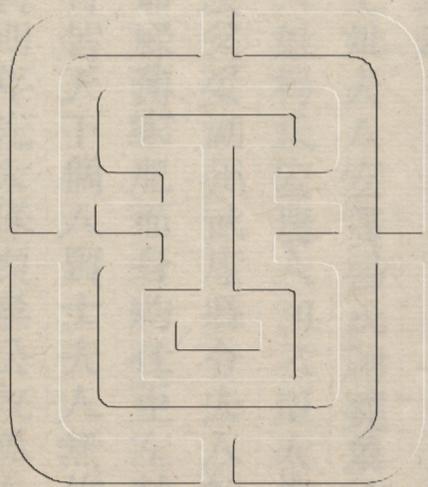
6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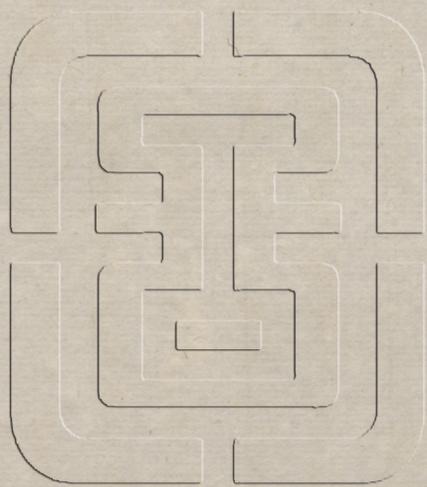


權載之文集

五







權載之文集卷第二十六

唐權德輿字載之

墓誌銘

王妣夫人宏農楊氏祔葬墓誌銘

王妣夫人姓楊氏宏農人祖敏皇太僕少卿交州都督
金鄉縣公父晏湖州武康縣令夫人始笄歸于王考府
君名重而祿薄家肥而身約仕至左輔尉中兵紀綱掾
所與游者皆天下備人賢士夫人無依遂勸以義之道
備焉天寶四年先太保貞孝公既孤夫人慈仁訓育以
文行紹續繇進士第授臨清尉蘄縣尉安祿山之亂也

以大節聞履險違難崎嶇色養滅迹人事以扁舟爲家
至德二年夫人棄孝養于杭州富陽縣之行次時四方
兵交歲大疫江東尤劇未克歸柩此焉寧神先公號咷
崩毀因中風濕痺痼外除拜御史右史著作郎皆以疾
不祇命大厯丁未德輿丁茶蓼貞元戊辰再集艱棘餘
生未泯積慶所鍾因緣踐履叨冒崇天以歲時之不易
事物之多故久未遷神心焉若摧言陰陽者利在卯酉
元和五年歲直庚寅德輿忝太常卿以明年之吉襄事
既具其年猥叅宰政禮不克就乃建宗廟以嚴蒸嘗逮
今十二歲在丁酉德輿以檢校吏部尚書理戎漢中拜

章上請協用龜策啟先太君壽堂于丹徒啟夫人壽官
於富陽七月壬寅祔王考府君兆域于東都伊闕縣慈
水之陽吉自杭抵洛几二千五百里水陸安靜誠信無
違天之佑也惟尊靈幽闕周一甲子罪在孱菲宜當誅
殛而懿範遺訓流光孕休闈門受祉施于子孫霜露怵
惕如惓如醒又德輿之生也後不獲逮事逖聽令聞靡
詳萬一故合姓之紀歲棄代之享年皆闕焉刻茲介石
以永終古銘曰

惟王母之令德淑明柔克闈門延耀以引以翼王父安
卑兮其道未光先公大節兮易名章章伊孤孫之蒙駭

不獲逮事慶靈流澤兮積累名器溯河湯湯轉車帷裳
伊水之陽附于幽堂萬有千歲兮徽音不忘

先公先太君靈表

先公以大曆二年歲在丁未夏四月十四日棄代于潤
州先友趙郡李公遐叔已爲之墓表先太君以貞元四
年歲在戊辰夏六月二十三日棄代于洪州亡友安定
梁肅寬中又爲之墓表乃今元和十二年歲在丁酉秋
七月十五日壬寅孤子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興元尹御史大夫扶風郡開
國公德與始獲備誠信以追命徽數昭告啟二封于丹

徒耐神于東都萬安山之北原其終始大要官闕大本
並已具李氏之說孤窮嗷號以補其缺文先公以永貞
元年再追命爲工部尚書元和二年三追命爲太子少
傅七年四追命爲太子太保太常考行易名曰貞孝公
先夫人元和元年追命爲燉煌縣太君二年再追命爲
絳郡太君先公有事君事親之大節道積于身而不得
大行於時時不得蒙公之化士大夫之論炳如日星擘
若鳳麟夫人輔佐中饋爲人倫師式上事姑下訓子爲
順婦爲慈母孝愛寬順得內姻外姻之和如惠風甘雨
長育生物永惟二尊并包健順用晦其明不丁於時受

名器褒錫于冥冥之下覆露蒙昏叨冒顯榮踰量腊毒
日俟顛隕嗚呼曾王父以上塋於本州今限異域王父
塋于伊水之陽屬者下祔于伊水之陽不吉得萬安山
之原吉以歲之不易與時之多故久未遷神懼至沒身
常泣謂稚子璩曰荷吾未襄事死而不可以歸骨於九
原不可以請諡於有司今則夫幸克申私志異時從先
公於斯丘也是得養于下也尊行淑聲備于前銘繼此
譔刻哀荒罔極

獨孤氏亡女墓誌銘 并序

元和十年歲在乙未冬十月二十一日戊午故秘書少

監贈絳州刺史獨孤郁妻天水權氏寢疾終於京師光
福里嗚呼吾之女也故哭而識之惟吾門代有懿德至
先君太保貞孝公以大節大行爲人倫師表故鍾慶於
爾而又天闕其成此吾所以不知夫天之所賦也初笄
有行未嘗違父母兄弟考室同里常如歸寧始絳州以
褐衣納采其後爲侍臣史官更掌中外詔詔皆再命或
三命十數年間便蕃清近烜赫光大天下公議以宰政
待之其於閨門之內供君子供先祀嘻嘻申申有孝有
仁乃者吾忝大任絳州居近侍而能婉約勞謙得六姻
之和長信宮受冊命之歲與母於內朝序位環佩之聲

相聞黨族榮之人情禮意纖微矩度言內則者以爲折
中噉夫絳州方強仕不淑爾又未練而沒年止三十一
天之報施其何哉始稱未亡人也懼貽吾憂每斂感容
而爲柔色然以沈哀攻中竟不能支悲夫初先舅憲公
有重名於時絳州生而孤不得逮事儻冥冥有知將同
穴而養於下耶抑習氣在土歸於冥冥耶吾不知也生
男子二人女子一人長男前一歲未成童而天次日晦
生十年矣至性過人未期月再丁荼蓼歟號罔極晦世
父右拾遺朗茹終鮮之痛撫之如不孤貞於龜策得明
年六月六日壬寅祔塋於東都壽安縣之某原宜琢墓

石以永于後吾老矣豈以文爲懼他人不知吾女之茂
實故隱痛而銘曰

暘光未晝而湛晡兮植物方華以槁落兮懿吾女之淑
令兮耐君子於冥冥已乎已乎吾不知夫神理之有無

殤孫進馬墓誌

權氏殤子名順孫小字文昌以被病用桑門法更其字
曰君吒贈太子太保貞孝公之曾孫今刑部尚書扶風
郡公德輿之孫渭南縣尉璩之子始仕爲僕寺進馬三
十三年以元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天子光福里二
十七日斂手足形于萬年縣神和原旣闔棺其大父泣

而誌之曰尔幼有敏志孝順敬遜承大父母父母之教無違旨雖孝子順孫成人者之養不若也故吾以名之讀孝經論語尚書尤好筆札不離硯席凡舉措語言循理論義出常童遠甚方肄小戴禮業未竟而感疾自春涉冬綿四時齋劇大病之際上辭尊長下訣幼弟妹恬然不亂且謂其傅婢曰空中佛事儼然在目促焚香移吾枕西嚮合掌而絕始吾常疑神滅不滅之論逮今信矣噫嘻以尔已仕且有成人之志吾欲勿殤知禮者曰不可而不敢逾也惟大墓在洛師得陪祔之吉於後歲故於是權窆而號曰

惟魂氣兮無所之尔之神得所往兮吾又惡用夫涕洟

叔父故朝散郎華州司士參軍府君墓誌銘并序

序

序曰洪範叙三德五福之道而德在乎人福繫乎運時未光大則卷而懷之姑以清行厚德遺諸子姓而已公諱隼字子鷲天水略陽人十二代祖安丘敬公諱翼爲前秦司徒代有勲德以至四代祖平涼公諱文誕歷開府儀同三司洪常二州刺史曾祖滑州匡城縣令諱崇本王父益州成都縣尉諱無待烈考許州臨潁縣令諱俊初平涼之先三葉開國匡城以降世各文行公纘成

茂緒祇服家法有大易之鳴謙中庸之慎獨慥慥其守
孳孳其勤中立而不易方夷道而不由徑故克家無玷
千祿有聲天寶末州里舉經明屬幽陵叛換計偕中止
解巾試守河西尉真拜鄠陵丞時東郊不開違難逃祿
艱貞潔白終出盜泉朝廷嘉之除楚州寶應丞是歲太
夫人弃孝養刺血寫大乘微言毀瘠過禮旣除喪爲親
戚所勉調補宋州宋城縣丞孟尚書某方持郡節深相
推重每歲考課居郡中最大厯中授福昌丞貞元初改
華州司士嘗辟彭城劉公蕭國班公之府皆分事任實
助經費所至之邦必聞其政所奉之主必以加禮而又

學古不怠歌詩必類緣情而不流體要而無害故秘書
包公謂公內外循理心正氣和君子以爲知言其道未
伸天奪之筭嗚呼貞元九年四月辛亥終于富平從事
之館享年六十一夫人陳郡殷氏皇曹州司法麗正殿
學士踐猷之孫河清尉寅之女故給事中杭州刺史亮
其兄也今侍御史郴州刺史永其弟也生德義之門襲
猗卹之慶自執筭主饋逮四十年孝慈柔明六姻是仰
學備箴誦言成禮法公之祿甚薄而家甚肥中外無間
言諸孤猶己子闈門之內和樂薰如也旣茹未亡之痛
護奉輜車東旋洛都八月癸丑邁疾瘳終于新安之別

聖享年若干有男五人長曰少成仕至桐廬尉次曰少清以經術甲科次曰某曰某皆以文學裕靈稟公之義方女子五人長適安福尉劉公範次適常州司倉齊暢其次未及笄皆稟夫人之明訓少成等曾未半歲再集荼蓼思養于下如不欲生銜恤忍哀竭其誠信以十月某日得吉卜於新安縣山南龍澗原禮也小子亂歲而孤夙承善誘且懼徽音行實之不傳于後與陵谷之有遷也謹用論譔哀而不文銘曰

惟叔父秉直清溫而文誠而明六試吏揚令名再從事有淑聲猗夫人懿純德倬婦行爲內則樂申申恭翼翼女有家男述職天不備降鞠凶道未行禍已鍾刻金石識邱封德不泯哀無窮

再從叔故試大理評事兼徐州蘄縣令府君墓

誌銘并序

府君諱有方字某天水略陽人也曾祖崇本皇朝散大夫滑州匡城縣令祖若納皇右補闕起居郎桂歛梓三州刺史考倣杭州紫溪縣令代以儒門四科爲家法故發于文則菁華施于政則惠餼公承是休德餘躬踐行得詩之無邪易之通理凡五授命皆以推擇曰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太子通事舍人陳州司法參軍亳州司

士叅軍以至大理評事兼徐州蘄縣令滿歲南游遭疾
于途以貞元十六年夏五月歿于楚州之旅館春秋若
于夫人河間劉氏樂城公仁軌之元孫也明智才淑有
子曰長儒弱冠舉進士甲科文行清直泉其容水漿不
入以某年某月日得吉卜于某地其引也蓋殯也以輿
師繁興未遑歸窆于東周之大塋姑刻圓石書其畧云
公夷通直信睦姻任恤位卑而志宏居約而家肥有爲
有守不疚不貽其初命再命官衛贊謁雖未居真秩而
四方之嘉招狎至其後掾二邦奉六條受祿不誣實聞
其政或攝領通邑分乘輅車皆有裕人之仁急病之義

及理於蘄也能遂物之宜不奪人之時嘉惠善利洽於
千室猶卽墨桐鄉之理無不及也又嘗饋師于回中從
事於夷門皆有功利稱于其府其去蘄也西方節將讓
委以謀猷介僕之重且謂弓旌之未稱也將以柱後惠
文之冠招公章旣上而公大病斯可歎已猶子族子自
替及總侍疾承訃崩波塗潦又以見公風訓慈仁之所
逮也噫嘻自匡城至公四代而三爲縣大夫皆用循政
聞且以兩漢邴曼容陳仲弓爲準故不至豐祿加以梓
州之懿文盛德排抑於時道未光大終于郡節或者蕃
祉必復其在裔乎此宗門所以有望於公之孤之昌大

也既而緘公理命命以論誤小子愀然涕洟而爲之銘
曰

恭惟叔父信厚清厲有車翹翹將事匪懈掾吏二部文
而無害施化一同斬人以及易象視履謂耆而艾奄然
不淑力命相戾楚挽虞殞風煙晦昧屬詞貞珉寧此厚
載

再從叔故京兆府咸陽縣丞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府君諱達字某天水畧陽人曾祖崇本皇朝散大夫滑
州匡城縣令祖若納皇通議大夫桂欽梓三州刺史考
僕皇深州安平縣令自十二代祖前秦安邱敬公至四

代祖平涼公皆有勳力爲通侯大吏自匡城至安平以
文采政事爲列城二千石家法休聲貽于後昆府君以
士行吏理平端簡實大厯初調爲家令寺主簿歷同州
馮翊縣尉河南府登封主簿京兆府咸陽縣丞居之必
聞考績得之必由綜覈中外之姻或據戚里都俊鄉未
嘗巧從以去窮約且以枉道由徑食浮於人爲戒大率
每十歲徙一官故歷三紀而四受祿勤官肅事不誘于
長上循理蹈和不攝於健羨其有常歎其難進歎貞元
十九年歲在癸未秋七月壬戌感風疾終於新昌里享
年六十九先是夫人南陽張氏明茂有禮法亦天奪其

壽府君周縵既除三月而鞠凶及悲夫支子墳等謀於族屬家老以明年春三月己酉耐真宅於萬年縣龍首原謹書官次以納幽窆銘曰

幽丘而下曄曄圭組宜昌鄜城乃代啟土平涼策勲梓州懿文家謀德風儀刑薦紳時惟叔父祇服丕矩始仕官卿乃從左輔周旋二畿坦坦安卑遵道而行不競于時脩短奄忽兮嗚呼涕洟崇崗美楨分永識于茲

唐故河南府登封縣令權君墓誌銘

噫嘻吾之從祖弟曰少成字某仕至河南府登封令而歿其年五十七曾祖王父益州成都縣尉府君諱無待

王父許州臨潁縣令府君諱伋父華州司士叅軍府君隼三業有文行而賦祿不稱當時才士各人皆與之游君甫成童通左史古文小戴禮以經明調選為睦州桐廬尉凡七徙官皆以功次得調其為右威衛紀綱掾尚書郎有官人於黠巫者請為之介裔夷得職其為河西尉奉職于左曹吏無奇表其為梁縣令也二千石領行詔條繆行徵令而多賦于人屬城皆不能辨君毅然有守折其疑文詞堅氣正不直不已梁人得以蒙其澤遂其生郡表尤異拜河南府兵曹曹事修理元和十一年調補登封春二月病風痺逮秋寢劇九月十七日啟手

足於官次悲夫君仁厚質實廉隅介獨潔清在公顯沛
以之探經術法義往往以文自道不務游談不馳名聲
深知者以爲古之循吏不若也階近赤紱官近朱轡謂
跋而及竟歿於周圻一同之地斯可慟也娶博陵崔氏
某官某之女雅有婦行長男瑱以經明爲鳳州兩當令
專敏好學次日瑄華州叅軍薦志於文章幼嗣曰某曰
某皆在雅儒呱呱以泣瑱等以明年二月安祔于伊闕
之舊封禮也嗚呼吾無菴叔父無菴大功兄弟以至於
君且有一歲之長班白相視疾恙相悲奄然委化痛入
肝膈故出涕而銘之銘曰

東周蒼茫兮旬邑鮮原以之賦政兮以之歸根嗚呼不
可作兮死生沍沍

唐故使持節郴州諸軍事權知郴州刺史賜緋

魚袋李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伯康字士豐隴西成紀人自梁武昭王元孫文穆
公冲爲元魏僕射司空與兄穆侯恭侯惠侯莊公中秉
樞揆外顯方國文穆公二子長曰延宴次曰休纂論道
追命皆至司徒蟬聯茂盛冠於百族君卽叔氏司徒之
後也曾祖仲進皇宣州司馬祖僑皇河南府滎河池縣
令父愔皇朝議大夫宗正丞贈濮州刺史三葉用晦士

不過郡佐縣大夫典司宗籍而天爵崇茂士林嚮仰君
以才實克家清方入官始爲知己者所薦授閬州司倉
掾轉下邳福昌奉先三縣尉皆有能名建中三年調補
御史臺主簿成奏未下以太夫人寢疾歸侍藥膳明年
丁內艱衣裳外除廸嚴君之命復調爲長安尉時王師
清宮鑿輅初復武入干吏理轂下爲多事邑之細大必
決於君每歲考績爲府中最貞元五年再集茶蓼終喪
猶毀不交人事屏居池陽以耕植自業九年春西鄙不
靖詔城五原以備邊鄜延節將選重賓佐以厚禮辟君
實董塞門之役不愆于素抑有勞焉拜監察御史轉殿

中錫以章紱尋遷侍御史加檢校工部員外郎凡十年
四徙官爲鄜上介伐謀而鄜之師以律折獄而鄜之人
不寃十八年從守臣來朝行次中部所從復于左轂護
其輶祿以至京師凡具會事稱情中禮十九年秋七月
拜郴州刺史精力惠養蠲除煩苦導利省嗇而人不擾
廉平信厚而吏知方今相國左丞鄭君頃移佐茲郡知
君也熟洎入總綱轄盛推理行再筦宰政方圖陟明斯
言未復奄忽凋落時永貞元年十月某甲子春秋六十
三悲夫君天資器幹機用強敏夷易疏通不趨名聲學
尚周洽而情情甚麗業履端脩而睦姻尤篤時人多知

君吏理過於文行唯故相太傅盧恭公今相國左丞鄭君臬鄙人實知之而棲遲下國迫阨委化斯可嘆已夫人范陽盧氏宣城縣令昝之女華緒令儀執笄佐餽先於君歿二十年矣嗣子盧氏縣尉操次子前明經掖支子某等皆以孝經而承訓儀君令弟爲長安主簿少安請急襄事崩波勤遠自荆抵洛泣奉輜車以元和元年某月甲子葬于某縣某原之舊封君子曰於長安之兄之喪有以見同氣之痛德輿以中外伯仲周知所履刻石紀事朴而不誣銘曰

郴之政兮理平君之行兮廉清矧有深知兮秉國之成
丞言于朝兮將陟其明窘然符守兮奄忽冥冥曾應約
結兮未攄生平道途自遠兮廣柳芻靈風雨所交兮卜
洛佳城元龜是貞厚載是寧于嗟乎內兄

唐故長安主簿李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少安字公和隴西成紀人自元魏僕射文穆公冲而下爲西州冠族或位不充者必以令德聞曾祖仲進皇宣州司馬祖僑河南府滎池縣令父愔朝議大夫宗正丞贈濮州刺史君卽濮州第三子敬信寬綽篤于行義方舉孝廉偶爲所親者薦延授興州阜城縣尉旣非所好終不屑就王黔中礎之持節廉問也表爲推官轉

支使歷左武衛曹叅軍大理評事用誠直贊佐夷落
之人宜之府除至京師轉三原縣尉筦中書甲庫考績
四居上第遷長安主簿二陵復土之重比歲會同軌轂
下所莅儲峙無違典司廡置肅給安靜尹守以爲能方
授代而復表留一歲御史府司察視者數薦君自代君
方勇於退故朝命未及焉元和三年三月己酉感疾不
起於長安興化里第享年五十君溫仁孝友喻義循理
恢恢然有君子之度齒位皆屈而智者歎焉夫人滎陽
鄭氏太僕少卿叔規之女仁而不壽先是君元兄郴州
刺史捐館舍請急襄事間闕勤遠間一歲有嗒然之痛

喪服甫除俄啟手足噫以積善之家而叢不淑如是糾
纏之數其可問耶嗣子栻授等號奉轎車以夏五月景
申祔于東都潁陽縣之某原禮也音徽未沒志義相倫
情殷中外年同甲子濡涕操管銘于墓門銘曰
族之盛兮才之令兮纔知命兮俄大病兮塋者藏兮頌
之陽兮誌丘荒兮蒼茫兮

唐故洪州建昌縣崔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遜字某博陵安平人也六代祖北齊右僕射昂以
文學正直周歷諸曹禮樂刑政所損益者十七八生隋
水部司門二郎中洽有風儀器尚以世其家司門生皇

掖縣令曇首掖縣生武邑令紹武邑生白水尉頊頊生汾西令贈定州刺史昇之自掖縣四世含德不耀君卽定州府君之長子故相國右庶子安平公其介弟也恬淡愿慤不遷於時仁于鄉黨友于兄弟大厯中御史大夫贊皇李公之宣風于吳也聞其賢起家表爲常州武進縣尉跡徇知己心不近命俛視官曹非其好也建中初嗣曹王分閫按部于九江之西又以名閫轉洪州建昌縣丞君喟然曰莊生於陵子吾之師也惡用是哉終不屑就先是築室於毗陵疏清流蔭碧鮮樹藝偃仰有終焉之志貞元十年正月日寢疾終於其家享年六十

三夫人范陽盧氏華宗淑行動循禮法其孤景伯等年未及冠皆專經趣善藐然銜恤護奉轎車以明年十月某日歸柩于河南東原之舊封先遠故緩也季弟著作卽述貞諒遜悌稱於士林抱終鮮之痛主歸全之禮以德輿詳其所履俾爲墓誌銘曰

公綽之道潛無欲兮潔身用晦言可復兮視履考詳宜哉穀兮乃如之人胡不淑兮周原舊封森拱木兮于以寧神識陵谷兮

唐故給事郎使持節房州諸軍事守房州刺史

賜緋魚袋崔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述字元明博陵安平人自東漢長岑長濟北相代
擅雕龍之美濟北五代至晉大司農洪司農八代至北
齊右僕射昂僕射三代至公會祖皇朝散大夫冀州武
邑縣令諱紹大父同州白水縣尉諱頊烈考晉州汾西
縣令贈定州刺史諱昇之代有文行懿德爲北州冠族
公夷雅溫粹安舒廉靜於座右銘得含光之妙於政論
得理道之奧以之脩身以之理官蓋家法積厚而公能
踐之之故也始自官衛試守未弱冠而爲藍田尉已有
嘉聞尋轉婺州浦陽令揚州兵曹叅軍皆以吏理著稱
故辟書交委命書隨之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再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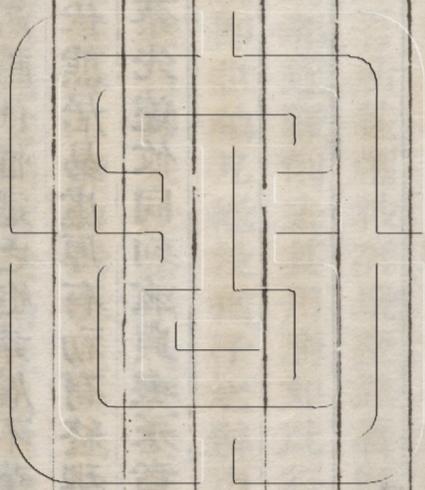
侍御史實佐壽潭洪三邦車賦之重拊循輯睦繫上介
是賴府遷于荆薦言于朝拜著作郎虞部員外郎論著
奏議率循憲矩不毀方以求合不出徑以趣捷貞元十
二年出爲房州刺史承長帥剛嚴之理當與師饋饗之
殷暴征繼起煩言狎至而能推情厲身以裕勞人惻隱
所被四封嘉靖十七年秋七月辛酉感疾捐館舍春秋
五十七夫人京兆韋氏承公宮之訓爲女士之表凡合
姓二紀柔而正勸以義之道備焉其孤文伯武伯等學
通禮籍姿性純至斬焉相視泣奉裳帷以冬十二月甲
子祔塋于東都某原禮也初公仲兄左庶子安平公有

重名于時安平所與游者公皆從而游焉故常與賢士大夫推古今世道博約論辨攄之於詞凡數千言因曰勝質之文吾所甚懼彼奔馳塞路者旣不可遏又惡用斐然之爲邪遂輒削去其用晦如此行義醇備慈仁任恤安平旣卽世伯兄繼沒猶子之解巾結禱先於已子故不舉火之日男未仕女未行其於疾則十起衣無常主雖伯魚稚春不能加焉群從族姻均祿直以賙其乏不結黨友不趨聲利常欲脩性息跡考一邱之樂而未齒與位皆負其實奄然不淑爲知者所歎建中初德輿遇公于九江之西其後辱安平戴侯之知於公護南容

之眷刻石誌美不敢曷辭而實錄焉銘曰

齊稱大風漢有文宗雋賢歲蕤似續昭融坦坦房陵勞謙孝恭優游祿仕惟道之從素履不華黃裳在中乃儀列星乃飾伏熊居易處厚有初有終魂氣杳冥諸孤哀慟圓蒼大蔡先遠攸同刻茲貞珉永賁邱封

權載之文集卷第二十六



權載之文集卷第二十七

唐權德輿字載之

墓誌

唐故相國右庶子崔公夫人河東縣君柳氏祔

墓誌銘 并序

貞元十有一年歲在乙亥春三月丁丑故相國安平公夫人河東縣君考終命于京師安仁里蓋春秋若干其孤曰懿伯號侍轉祿以十月庚午返祔于河南某原安公之舊封禮也夫人姓柳氏代為河汾右族齊周之際中書孝公虬司會景公慶以匪躬厚行為北朝各臣孝

公生止戈後周洛州刺史洛州孫皇海州長史憬生皇
伊陽縣丞璿夫人之祖禰也夫人憑積厚之祉體柔嘉
之姿既笄歸于安平公公始以處士納采至于佩相印
三十年間內則彰聞嘗以命婦宜家疏封于本郡又以
中宮恤禮爲位於內朝齊明以助祭慈惠以厚下禴翟
五采副笄六珈幽閒必聞於法度後法不萌于心術盛
德發于身而被于族姻不可詳已始用和樂安于隱約
終以居均居於顯尊大君子之家肥道光其助宏矣既
以未亡之痛深惟出世之法受微言于順禪師以蓮花
枝葉爲方寸津筏宜其永錫眉壽而爲大家今則已矣

未嘗不知夫命也懿伯爲左牛備身純孝好學居喪
也其長女適宏農楊宏微纔半歲有共姜栢舟之誓明
晰敦行倫于古人幼女以衿禰來歸共承宗事故于夫
人之道得周知之懿伯以陵谷之不可以不識哀請論
撰大凡以乾元元年合姓貞元二年受封安平公薨八
年而夫人捐歸其銘曰

於穆夫人徽柔淑溫儀于德門蹈履內則六姻是式藹
然慈人魚軒煌煌佩玉鏘鏘威儀申申居貧且樂處貴
愈約其道可尊不享大年奄歸下泉孰司陶鈞哀此孝
嗣莞然無恃訊于蒼旻東周故園宰樹鮮原裳帷翻翻

祔于幽窀刻是貞石厥聲長存

唐故義武軍節度支度營田易定觀察處置等

使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傅上

谷郡王張公鄧國夫人谷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谷氏魏郡昌樂人其先漢大司農承之後故義武軍節度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傅上谷郡王張公之夫人也四代祖郝律貞觀中仕至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曾祖補袞左羽林軍長史祖倚相秘書省正字佑蘭錡以嚴禁旅詳魯魚以考秘文猶未充其才則延耀于後考崇義天寶末以雄畧氣敢從漁陽之

師每建奇功亟推北狄歷左武衛將軍左金吾衛大將

軍累兼太僕殿中追贈特進懿是勲慶叢于夫人天資

才明動合圖史早以矜警之誠宜于鐘鼎之門百兩以

納采三月而助祭克洽中饋至于上公其于佐以純誠

規以策畫超冠命婦之道叶贊守臣之勞者有焉建中

元年疏賦于魏郡三年徙封于鄧國徽音法度列在命

書貞元七年太傅薨于理所嗣子今義武軍節度易定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工部尚書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延德郡王茂昭能業其勤載延其賞克家稟訓宣力撫

封六官分職八命作牧虞潭榮養用厚人倫魯侯燕喜

方期壽考伯仲有裕稱于北河曳裾于邸第者三持憲於牙門者一貞元十一年以幼子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少卿駙馬都尉茂宗既承築館之恩來俟執筭之慶方榮著代俄痛終堂以十二年二月丁卯寢疾歿于萬年縣安仁里享年四十九遺表以車服器用上獻王人就第申吊賜絹三百疋布一百端此又恩禮之有加尚書以移孝在公遠竭誠信光祿以銜恤茹痛躬奉裳帷以其年冬十月甲戌得吉卜于京師少陵原不祔于太傅行古之道也生極井賦沒有寵賄恩備終始以榮以哀申命司言之臣採其淑行用琢琬琰銘于墓門銘曰

鵲巢之德夫人之職輔于上谷啟是鄧國淑慎溫惠徽柔令色克大閨門施于燕翼萬鍾雖及九原俄即賦命有涯孝思罔極

唐故衛國夫人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李氏趙郡人前相國司空今戶部尚書燕國于公之室也曾祖仲思皇藍田縣尉祖琳河南叅軍考復司農丞三棗名器甲而婚親族類為山東冠甲外曾王父斐丞相文獻公左右元宗為時才臣外王父吏部郎中贈刑部尚書綜以文行清名著於舅族多賢與軒冕俱大中外積厚而生夫人興元元年燕公以南官郎冕

而親迎其後歷二千石九卿觀風貞師輝耀宏大三公
相印六職地征勤勞輔佐淑慎和樂鵲巢之均一樛木
之逮下采蘋之能循法度螽斯之子孫衆多寔備有焉
晉令公侯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貞元二年夫人以
外命婦封河南縣君十九年以元侯內子進衛國夫人
廣大專靜尚柔含德不言而徽音自遠不耀而儀型可
象鍾郝之禮法爲而不有姬嬴之地望有而不恃于六
姻之中薰然以仁煦然如春推心以及物各得其所欲
故燕公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克成婦順以贊家道元和
十年冬十二月甲辰寢疾薨于安仁里第享年若干不

求醫禱以順性命雖知道之君子所難能焉明年春二
月庚申祔先姑之塋于興平縣之某原禮也嗣子前太
子左贊善大夫正秘書丞方某官季友某官某等永惟
免於水火以至冠婚列在朝序率由慈蔭自帷堂至於
遣奠哀敬有加燕公以德輿於外族爲表甥于中臺爲
同列嗒然之痛俾誌斯文公又命方等泣狀往行始終
詳實故如其論次繫之以銘銘曰
燕公之室宏是內則衛國攸宜淑明秉克環佩鏘然蒸
嘗吉蠲家肥族睦二十二年如賓之敬循道之性不慮
不圖奄忽大病茂陵蒼蒼宰樹陰堂幽宅于茲兮德輝

不尚 前京兆府咸陽縣丞權公故夫人清河張氏墓

誌銘并序

夫人姓張氏南陽人曾祖鉉皇正議大夫常州刺史祖
重輝皇朝議大夫衡州刺史贈太常卿考伯禽皇銀青光祿大夫將作少監兼通事舍人奕代以大夫二千石
班宣教化而先公贊謁在帝左右兄憑又以衛尉少卿
簡王傳世其宦故表儀風訓家法延耀夫人承是吉祿
生而懿美大歷十二年既笄歸于天水權公公時為馮
翊縣尉其後簿登封贊咸陽徊翔於周秦間皆用功次

得調滿歲食貧則嘻嘻於衡尊之下族屬和而家事理
抑夫人是賴資性溫重閨門整峻每中外六姻有嘉會
喪禮必羞必赴周旋法度女士憲焉而不得鳴珈佩玉
宏大中饋命也貞元十八年夏四月暴嬰疾癘終於京
師新昌里春秋若干秋七月窆于其縣某原從吉筮也
支子某等充窮技泣捧是圓石云以不可不識命從祖
兄子銘之其詞曰

在漢七貂族之盛兮常山衡陽休有慶兮父兄仍代贊
名命兮展彼夫人來合姓兮徽柔靜專家道正兮生也有
涯斯大病兮芻靈廣柳掩泉徑兮刻此貞珉彰淑令兮

唐故朝議大夫洋州刺史王君夫人博陵縣君

崔氏耐葬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崔氏博陵安平人皇鳳閣侍郎平章事博陵郡
王元暉之曾孫禮部侍郎璩之孫侍御史賁之息女洋
州刺史瑯琊王君澄之嘉耦崔氏自漢濟北長岑代為
文宗王氏自晉睢陵口邱繼生元臣二族之茂范蔚宗
沈休文推本言之矣重以母后中宗之際石泉博陵二
先正有經綸命代之材推戴格天之業延耀濟美為祥
為祉為君子為士女合姓好逑與他族不侔夫人未笄
薦失恃怙旁無弟兄血泣襄事奉二尊裳帷間闕道途

自鍾陵抵洛邑哀敬與禮三者無違神佑純孝為宗姻
所歎某年從父兄縱盛選卿才故王君納采焉王君以
才器政事連辟公府歷御史司直為河南紀綱掾改陽
翟令入為尚書屯田郎出刺洋州柔嘉左右叶是休德
初洋州同氣八人名位焯于當時冢婦介婦必華宗淑
詰夫人贊宗事供先祀鼓瑟誦詩姿操嫺雅奉上以誠
羣居用和外言內言不越于閭朝服祭服必成于手洋
州捐館二十年而夫人歿於櫟陽之別墅時貞元十九
年秋七月某甲子蓋年五十一初洋州娶滎陽鄭氏生
子曰造而天夫人以繼室生子三人曰迺曰遠曰邁母

儀均養皆爲良士造仕至藍田尉迺修詞與計借遠邁
咸以門資分佐環列哀號罔極泣問龜策以三十年冬
十月某甲子祔于洋州之舊封先是洋州猶子興平尉
源長受夫人之理命曰吾與爾二門積德奕代銘表必
咨時文先舅之碑吏部郎趙郡李公實爲之先君之誌
從翁太傅文貞公實爲之且以德與于夫人有通世之
舊猥求論譔泣狀遺懿實而不華是用采獲以銘內則
銘曰

安平臨沂右族蕃滋仁賢是儀好合嘻嘻乃封故地象
服斯貴諒無攸遂亦勸以義婦順彰聞母儀可尊肅肅

闈門四男晨昏于嗟風樹奄闕泉路魯人之耐皇辟之
墓鏤茲淑聲永識冥冥

唐故湖州武康縣丞許君夫人京兆韋氏墓誌

銘

并序

夫人韋氏京兆杜陵人楚傅漢相之後分封競爽以至
周郎襄公孝寬爲宗門龜龍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
楚器皇太子宮門郎其外族隴西李氏梁武昭王元盛
後魏司空文穆公冲隋絳郡公禮成之世德輿之從母
姊也中外華閥乃生淑詰幼失恃怙先太君保而養之
猶女子子焉旣笄歸于某郡許授授循理喻義調常州

義興尉湖州武康丞滿歲葺田廬於雪溪之上忘懷進
取夫人贊家道以供先祀誠伯宗而儘異缺許君之動
靜無悔抑有助焉所從之祿甚薄不及偕老徙宅教子
宜家佐餽閨門之理有同嚴君才識所及過人遠甚雖
內外之言不越于閫而人事物理皆能折中焉凡結禱
二十五歲而稱未亡人又十五歲而不舉火時元和二
年正月某甲子春秋五十九其子士儉謹敏屬詩書未
與計偕者不忍違養故也泣訪蓄蔡得十月某甲子吉
權耐于皇辟之封惟夫人有姿操徽範不得被魚軒翟
茀之飾獨振內則而傳母儀孝子家婦居喪率禮禮無

違而哀有餘姻黨稱焉嗚呼孩提相長實均同氣今視
士儉猶吾之出焉士儉緘哀詞理命請刻圓石屑涕直
書寄茲沉痛銘曰

士之贊行未必豐祿有美夫人不登象服從夫也有德
有儀訓子也恩斯勤斯勸以義兮導之慈養未及兮命
奪之服在總兮心若赫刻琬琰兮流涕洟

唐故潤州昭代寺比丘尼元應墓誌銘

并序

維貞元六年冬十一月戊子比丘尼元應化滅于潤州
丹陽縣昭代寺享年五十四經夏十有三明日庚申寧
神于縣北之某原刻石紀墓虞陵谷之變也叙其畧則

幼稟公宮之教早繼德門之室次有徙宅之訓終悟捨
筏之宗紀其詳則俗姓盧氏世閱華峻倬於漢魏以至
北齊黃門侍郎思道卽六代祖也曾祖悌隱居不仕祖
暄皇中散大夫邠王友贈秘書監父灃皇中散大夫婺
州刺史惟先人叔父迭領各藩出也作民父母入也爲
王卿士再世出于葵而舅族多賢繼貳六官聯居九牧
中外纓冕之盛冠于士林儲是德慶宜有淑詰初以旣
笄之年歸隴西李君晉卿仕至東陽決曹掾靖恭敏直
齒位皆屈其于輔贊淑賢之道盤裝組紉之事舉無違
德姻黨宜之晝哭之後樓心釋氏旣厭有生之患竟從

受具之法灑濯世網揭厲元津外修尸羅中習禪惠法
器方茂遽與化俱初決曹府君前夫人范陽盧氏子曰
暢幼懷字育之仁夙奉詩書之訓再以經術踐甲科歷
校書郎密縣尉柴毀樂隣于滅性孝慈相感各教多
之銜恤卜兆竭其誠信附于窀穸之事率從苾芻之儀
且遺令也德輿于密縣爲族外弟服儒同術里仁甚久
哀託論譔謹無媿辭銘曰

柔濡清淨蓮花之性端明綢直淑女之行上無詒離下
振母儀晚悟真諦空王爲師體魄者何電燄無期往而
不復哀哀孝思

唐故洛陽縣尉何君夫人范陽盧氏墓誌銘

序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曾祖仁皇相州錄事參軍祖不勤
皇壽州霍山縣丞父隨皇太原府祁縣丞三世冲晦皆
不至大官故夫人鍾其粹美生為嬪則以既笄之年歸
廬江何君官至洛陽縣尉夫人有輔贊之美柔明之行
誠順孝慈以內則為師故得六姻之和而禮無違者乾
元中何君早世夫人訓字諸孤動必以方長子士程為
蘇州嘉興尉幼子士又儒行脩明或吏或文克荷先構
有女二人長適河東裴氏次適博陵崔氏皆奉母氏之

訓宜其家室非導之教之之至其及此歟以興元元年
三月日考終命于嘉興年六十一士程士又等謀及龜
筮以某月日權厝潤州未克返葬故也夫人即考功員
外郎士幹之世母也子嘗接考功遊獲聞行寔故不敢
辭二孤之請刻石以銘之辭曰
婉彼夫人淑明柔克周旋動用率由四德不享繁祉不
躋壽域二連之哀哀何有極

唐故潤州丹陽縣尉李公夫人范陽盧氏墓誌

銘并序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北齊黃門侍郎思道之五代孫也

曾祖悌皇高道不仕祖綱皇城門郎父侑皇太原縣尉
雖仕皆數命以至淪謝而皆飾行懿文有當時之譽明
德奕世誕生夫人既笄嬪于李公公爲烏程丹陽二縣
尉夫人居貧守約動必由禮謙敬以睦中外吉蠲以奉
蒸嘗甘糲梁服澣濯中饋式叙和樂嚶嚶有嘉聞而無
攸遂一紀于茲矣嘗聞善餘慶謙受益豈前志之謬歟
將有必定之數歟旣而奄忽遭疾不翌日而大漸以大
歷十一年月日没于丹陽之私第享年若干以某月日
權厝于縣西之五里原從宜也生子數人早歲夭落今
之存者女子三人長者生纔六霜其次差以幼矣雖禮

所未及而號不絕聲呱呱然行路之爲憯戚公以爲鼓
盆傷神兩不中節而鍾倩之哀可勝旣乎且虞陵谷之
變乃命權氏甥德輿爲之銘曰

去夏屋之渠渠兮卽孤邱之峩峩兮往不可復兮沉痛
如何薤露蒿里兮古有哀詞

唐睦州桐廬縣丞柳君故夫人天水權氏墓誌

銘 并序

夫人姓權氏天水略陽人十二代祖翼前秦僕射安邱
敬公其後至周隋間有佐命功伐荷茅土者三業以至
曾王父滑州刺史匡城縣令崇本王父益州成都縣尉

無待烈考許州臨潁縣令伋成都以太學進士擢第臨潁判入甲科皆以文學著名粹行純氣有以鍾下夫人生而敏異姿性端明懿行全識發於天授而和敬以事長慈惠以拊下窈窕德象動成儀度機鑿精辯而深自晦默伯仲甥侄等每有疑理滯義多所諮訪夫人不得已而後言言必中倫誠順之道自中形外外內族姻之中瞻其儀型剛戾者順不仁者化以貞元二年正月歸河東柳君君爲睦州桐廬丞方謂有魚軒象服之慶享偕老宜家之壽不幸遭疾痛以其年七月日終于桐廬之官舍享年若干自說悅至于屬纊九族無間言終食

無違德宜乎綏履福而介眉壽備祭服以叅蘭館而迨阨終身莫申其道六姻安仰爲善者惑豈善慶昭報之言妄作耶將壽夭淹速之度固有所定耶柳君奉其喪以某月日權厝于丹陽縣某原竇氏伯姊之塋次從遺旨也從父兄子德輿一二羣從銜茹永痛書實錄于墓

石銘曰

采蘋采蘋列於詩人恭惟淑明與古爲隣嘉玉粹溫舜英蓋葦淒風夜壑銷鑠理淪命不可問兮從古法云追琢淑聲兮用識幽墳

權載之文集卷第二十八
唐故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銘
并序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
塔廟之所在也門弟子以德輿嘗游大師之藩俾文言
而揭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慈為之本六波羅蜜以般若
為之鍵非上德宿殖者惡乎至哉大師法諱道一代居
德陽生於異表幼無兒戲疑如山立湛若川淳舌廣長
以覆準足文理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之嘗以為九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第二十八

唐權德輿字載之

銘贊

唐故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銘 并序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
塔廟之所在也門弟子以德輿嘗游大師之藩俾文言
而揭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慈為之本六波羅蜜以般若
為之鍵非上德宿殖者惡乎至哉大師法諱道一代居
德陽生於異表幼無兒戲疑如山立湛若川淳舌廣長
以覆準足文理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之嘗以為九

流六學不足經慮局然理世之具豈資出世之方唯度
門正覺爲上智宅心之域耳初落髮於資中進具於巴
西後聞衡岳有讓禪師者傳教於曹溪六祖直心超詣
是謂頓門跋履造請一言元解始類顏子如愚以知十
俄比靜居默然於不二又以法惟無住化亦隨方嘗禪
誦於撫之西裡山又南至千度之龔公山攫搏者馴悍
戾者仁瞻其儀相自用不變刺史今河南尹裴公久於
稟奉多所信嚮由此定惠發其明誠大厯中尙書路冀
公之爲連帥也舟車旁午請居理所貞元二年成紀李
公以侍極司憲臨長是邦勤護法之誠承最後之說大

抵去三以就一捨權以趨寔示不遷不染之性無差別
次第之門嘗曰佛不遠人卽心而證法無所着觸境皆
如豈在多岐以泥學者故夸父喫垢求之愈踈而金剛
醍醐正在方寸於是解其結發其覆如利刃之破骨索
甘露之洒稠林隨其義味快得善利者可勝道哉化緣
旣周趺坐報盡時貞元四年二月庚辰春秋八十夏臘
六十前此以石門清曠之境爲晏然終焉之地忽謂入
室弟子曰吾至二月當還爾其識之及是委化如合符
節當夾鍾發生之候叶拘尸薪火之期緇素幼艾失聲
望路渡涸流而法雨滂灑及山門而天香紛靄交感之

際昧者不知沙門惠海智藏錫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
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體服其勞心通其教以爲吾師
真性湛然與虛空俱唯是體魄化爲舍利則西方之故
事傳焉不可已也乃率顛其徒從茶毗之法珠圓玉潔
煜燿盈升建茲嚴事衆所瞻仰至七年而功用成竭誠
信故緩也德輿往因稽首粗獲擊蒙雖飛鳥在空莫知
近遠而法雲覆物已被清涼今茲銘表之事敢拒衆多
之請銘曰

達摩心法南爲曹溪頓門巍巍振拔沉泥禪師宏之俾
民不迷九江西部爲一都會亦旣戾止元津橫霈慈哀

攝護爲大法礪五滓六觸翳然相蒙直心道場決之則
通隨器受益各見其巧真性無方知道不竭顧茲夢幻
示有生滅微言密用煥如昭晰過去諸佛有修多羅心
能悟之有一剎那何以冥哀茲窅堵波

唐故寶應寺上座內道場臨壇大律師多寶塔

銘并序

京師東門二里所多寶塔者沙門靈湊等爲先大師薦
祉盡敬之地也大師諱圓敬姓陳氏河南陸渾人報年
六十四經夏四十四以貞元八年春正月狀代入滅於
保壽寺越十有五日遷窆于龍首北原距茲塔西北十

餘步初大師入道依本縣思遠寺微公通法華經寶應
二年制度編僧籍于東京長寺受具於白馬寺本律師
曇無德義言下信解以爲遵道途而抵都邑涉門闕而
躋堂皇故尸羅毗尼以攝妄想五部四分是爲扁鍵然
後因定發惠最上乘優婆鞠多由是道也敷暢微妙攘
除癡冥如一燈傳照一雨潤物宏我法者可勝道哉代
宗朝徵入內道場累詔受興善安國寶應等寺綱首又
充僧錄尋授寶壽寺上座賜律院以居授瑜珈灌頂密
契之法講楞伽經起信論譯虛空藏經鑿義潤文世典
羣書靡不該貫無非晏坐道場沃天心以了義照佛日

于中禁鬱爲龍象大拯斯人將滅之夕備申告誡中夜
累足如期順化其智惠歟其解脫歟法子苾芻服纒成
列仰護念慈哀之旨拾蓮花多寶之義厥後十五年而
功用成丹素觚稜石輪火齊施于外聖像真言多羅祇
夜函于內又以見湊公成就付囑而爲上首况不出戶
庭持經萬遍願力期滿嚴飾斯崇勒銘于茲以示塵劫
銘曰

三生不駐如電如瀑七情相攻如蠶如蝮彼上人者爲
世導師乃精毗尼以攝羣疑宏道日大化緣斯畢建茲
嚴事如地湧出國門之東萬寓來同斯爲寶所燭耀無

窮

唐大興善寺故大宏教大辯正三藏和尚影堂

碣銘 并序

三藏者何于心為戒定慧于學為經律論惟西域二大士以正智法器為天人師大宏教和尚本號金剛智南印度人出家於那蘭陀寺道成于迦毗羅衛國事龍智阿堵梨通惣持灌頂之法入師子國登楞伽山航海涉險聿來中上開元中隨鑾輅于兩都大智大慧皆握衣請益春秋七十三夏臘五十化滅于洛京起塔于龍門傳法於大辯正和尚和法號不空師子國人母氏方

振夢佛光照頂弱冠受具通三密法嘗資國信往詣他方諷真言而海風恬息結秘印而狂象調伏若歲大旱實作霖雨內出方袍之錫猶命服焉至德初宣皇受命於靈朔譯不動尊經以獻凡所以順天心而導善氣者又何可勝言自開元末至大曆中三朝尊奉以密行救世代宗授以特進鴻臚卿賜號大廣智三藏既以衆生病為病于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蕭國公大曆九年夏六月既望示滅于興善寺追命司空不視朝三日尊名曰大辯正遣中謁者吊祠報年減先師三歲而休夏同數初武皇帝崇大師以次公命卿也先師有儀同之

贈宏教之諡大師之弟子曰沙門舍光曇貞覺超惠齡於隣潛真惠覺等或爲肅宗灌頂阿堵梨清涼山功德使或爲內道場三教大德或爲僧錄皆偉然龍象爲法棟梁而惠應惠覺傳授秘藏永懷世道乃於仁祠法堂嚴事華飾儀同在西肅國在東睟容德宇瞻仰如在應公又推本其教曰昔毗盧遮那如來入不空王三昧說瑜珈最上乘義授于普賢以平等性智而造妙覺一印舍萬法五部周四方金剛之堅利蓮花之清靜悟入之速可思議哉普賢授龍猛龍猛授龍智凡千百載而先大師授于大師纂服六乘之教紹明三摩之法攝護成

就斯爲妙門大凡翻經七十七部一百卷命書愍冊表章答禮傳譯之差次弟子之號名環周素壁聳觀生敬淨名會中亦參世典宏明集內無匪佛乘初先大師之滅也呂工部向杜衛公鴻漸爲之記大師之云亡也嚴京兆郢沙門飛錫爲之碑感緣行化皆以詳熟今應公以二大師遺影之在此堂也不可以不識應公入大師之室德輿入應公之藩以茲因緣俾揭文字銘曰
法身徧照六葉傳妙惟二大師三朝演教天竺西極瑜珈度門連開法界月破重昏儼然象設復獲親覲如聞軟語如結秘印一室之中寂然感通道行無窮法子之

功勳昭著好問好學之中深然慕效蓋無窮也

唐故東京安國寺契微和尚塔銘 并序

和尙俗姓權氏法諱契微天水畧陽人十代祖安邱敬公翼爲前秦僕射事備載記曾祖文誕皇銀青光祿大夫涪常二州刺史荊州都督府長史平涼郡開國公祖崇本皇朝散大夫潯州匡城縣令與兄戶部郎中崇基水部員外崇先皆以文學政事顯名于貞觀永徽之際考同光皇河南縣尉長安縣丞翰林詳定學士與伯兄益州成都縣尉無待仲兄欵桂梓三州刺史若訥三人同以大名舉進士擢第文章之美爲當時冠首然其世

德鍾慶若後無達者則有以清淨住世故和尙生而敏悟超然元覺九歲于薦福寺金剛三藏發心入易茶羅道場傳持聖印悟入之速發於岐嶷然其德容具舉家族敬異將必擇卿士之良者以嬪之時勇于出世至欲及其膚以自免翰林府君旣捐館母兄竟不能抑遂以初笄之年被服紫褐至天寶元年始受具於福先寺定賓律師隸東京安國寺師事苾芻尼無勝受心門方便之學以爲心寔境化真由妄遣遣之而真亦隨盡化之而心乃湛然故外示律義內修禪說因初心而住實智離有相而證空法乃通四部經於宏正大師尤精楞伽

之義而後住無住証洗六妄離二邊遵大道以坦蕩入
法流而洄復以深惠善誘誨學徒或權或實為歸為
趣亦猶淨名之隨機攝導蜀嚴以忠孝為言故中外族
姻徧沐其化漸漬饒益可勝道哉初以廣德中隨其家
南渡安居于蘇州朱明寺以建中二年九月六日冥然
化滅報年六十二經夏四十一弟子居惠操又其兄子
也故探其義味最為深入乃率顓繼俗號捧金身建塔
于東武邱寺之東北崗從其教也姪孫德輿以為宣武
有西方聖人之說東漢有浮圖仁祠之教以其教言之
自菩薩提達摩七葉至大照祖師皆以心法秘印迭相

授受故戒生定定生惠得第一義者冲而詣之嗚呼今
其詣之矣桑門紀述多不分系緒今備書者亦無忘先
德故其文也繁銘曰

教旨清淨戒珠圓映識浪情塵還源返性彼一切見皆
妄想生精修密詣湛爾融明示現者何此身非久強為
之銘以焯于後

興唐觀新鐘銘 并序

聲為陽所以發越金尚羽所以清澈故鳧氏工焉法器
成焉元門揭焉興夫樂出虛鏗立號同其功用而信響
受祉之說倍焉興唐觀新鐘者觀主道門威儀太清供

奉邨尊師發素之所創也是觀經構之初與舊鍾俱當
開元甲戌距今七十有七歲頃缺毀弃法音不嗣久矣
師有環中大辯爲道流龜龍循其妙然後無爲而無不
爲所以恢元功宏願力誠修而物應言發而響會上士
仁人展其助飛廉回祿理其具精乎六齊合以萬數以
心齊以神遇橐地籟騰天光無害金無耗氣不窳不櫛
不石不播於是登簾在懸希聲殷然小大隨叩昏昕警
衆周六虛而洞三界拔九幽而清五苦皇都人士游者
萃者感於耳和於心躁者靜者懸解師之善利利物可
勝道哉古者林鐘景鐘皆銘其功儒氏之典也推類以

鑿文字師之心也銘曰

其動也懸如天其用也虛而圓雷大音兮集羣仙福元
后兮斯億年鏗訇響亮鴻都前上入冥兮下澈泉然後
春容銷散兮返萬物於自然

世德銘

肅肅我祖元鳥自天天乙革夏武丁相賢手文命子開
國于權肇荒南荆瓜咄綿綿爰暨周襄征伐下顛凌暴
紛紛遇楚而顛羸吞四方我邦用遷乃宅隴坻乃封甘
泉漢魏之際守相相繼或仁或哲亦夷亦惠圖謀葳蕤
十有三世伊川其戎晉化爲東九州輻裂苻有關中明

明安邱濡跡匪躬二紀清夷明謨之功元魏以降苴茅
繼封宜昌鄜城仍世儀同泐泐平涼策勳于隨乃破公
祗尅其枚迴運偶聖時土田載開仗節建旄自東徂西
父子六人承家鍾慶百里同休南宮並命自時厥後德
輝愈盛不享大官世名文行我曾王父弱歲觀光聲軼
大學名登奉常偉節三虎聯華並芳翰苑春生士林風
翔迨至王父保和居易人文獨步天爵自貴展禽下位
賈生不試至今德聲尙聳清議郁郁世範先子承之大
節明義人倫宗師行極忠孝道冥希夷卷舒無方焯燿
當時曰予無狀亂歲而孤不知義方藐爾春愚亦旣羈

賈甫習詩書以直爲師與時濳跡琅琅清風皦皦士則
及茲頑童是玷是辱聿修之戒大懼不克夙夜以思敢
銘世德

幾銘

大和熙熙酌而用之旁魄變化皆生平幾上合乾道萬
物陰陽下爲人紀百工咸秩游泳虛無含體渾區乃卷
乃舒與羣有俱冲用爲工方寸爲鑑周行不殆造物可
伴一人制動寡以理衆或行其道或藏其用盤桓利貞
得其大行燮贊裁成粲然文明舒亘八極藏之無形山
川出雲元氣冥冥故曰知幾其神孔父用文去聖遠矣

時無其人見幾而作造形斯悟遠生可卷顏子殆庶物
至知之節宣好惡無愆五事無汨百度靜之如淵運之
如環得喪糾纏相望其間不見朕莫知其然審而用之
吾道常全

歲星居心贊

并序

興元紀號春三月司天氏奏歲星居心宿五度其色黃
明潤大光澤帝位積五十餘日詔下有司臣謹按歲星
五帝爲蒼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天意若曰時
以至仁爲理覆露萬人浹洽生類則發于心緯形于古
應陰陽大化昭報成功元符幽贊其昭昭如是禮運之

論聖人以日星爲紀以四時爲柄洪範之叙皇極曰欽
時五福用敷錫厥庶人發于人格于天天人交感合若
符節微臣伏于草茅之下沐浴仁聖敢獻歲星居心贊
一章以備周詩由庚由儀之關贊曰

皇矣上帝降鑒下人后王承之制作禮文又用清明家
尙孝仁人無癘疵俗以阜蕃敷佑四方發爲天祥重華
煌煌乃居明堂下煦仁澤上爲祥光回復感通天人攸
同乃法五事乃建大中君君臣臣德輝昭融保佑命之
自天無窮微臣作歌敢備唐風

二踈贊

靜專動直惟乾之德酌用不窮君子中庸矯矯二疎知
微知終功成不居父子清風天子賜金羣公出祖都門
之美焯映千古優游衡門棲息化源日飲醇耐心閑道
尊人或言利和令智昏清行素風可貽子孫萬物營營
吉凶相生環中之樞泊然遺形中林寂寥幽蘭自榮雖
有矰繳不羈冥冥知止不殆古先炯戒賢哉大夫終始
無悔

秘閣五絕圖賀監草書贊

季真造適揮翰晚壁酒仙逸態草聖絕跡興涵雲海詞
韻金石傳于秘邱永永無斁

無爲先生贊

至人無感與化升降全而不形保而不蕩泯然順物付
之自當苟乖于是無非溺喪保合浩淳先生其人德機
不發鳥獸同羣稽首元關清滌蒙昏笑而謂子道不遠
身支離而全以靜爲君滑之則散泊之則存天性者名
木伐蘭薰與時卷舒中若浮雲挈鼻絲琴無撓而真勤
而用斯至妙之門百昌皆化吾亦歸根動作天紀靜爲
地文鳥行無章變化沄沄強名無爲以鏡心源

畫西方變贊

惟西方有極樂國以首楞嚴爲理其應溥其用神大抵

攝萬緣羣動會於虛寂其次則感通信誓爲釐爲福局
於世論者多置爲他方之教惟孝子信士仰爲冥助則
像設之綵繪之用申罔極之報今茲西方變卽故戶部
員外郎贈給事中范公之孤曰傅正傅質奉爲先妣博
陵崔夫人旣練所畫也惟夫人以淑明柔順光配戶部
自畫哭之後訓二孤之暇每讀誦大乘微言密詣精理
今傅正等又能將順先旨發于孝思於精廬素壁合朱
綠金翠之餘天人法相靡不嚴靜以夫人之福履孝子
之至誠若乘念以游如經之旨當跌坐于英渠上品之
中生滅流妄於是昭息予嘗心奉其教故得贊其所以

然

畫釋迦如來贊

釋迦大聖以無礙應身演一切法後之人跡文字以爲
象設誠明在中而福祉隨之伯舅武進縣丞府君守儒
門言之訓安貞下位其道未光貞元三年捐館舍太
夫人從子于鍾陵承訃發哀茹終鮮之痛且痛不得當
哭泣之位躬卽遠之事菴喪之禮有加等又曰悲哀鍾
于情而不足以爲冥助也乃稽諸釋氏說以爲幽贊交
感之際不相遠也是徵景福以作繪事煥以金碧穆然
尊嚴瞻仰之際如在佛刹况孝悌通乎神明聖功演乎

無方小子德興謹繫以贊

五色相宣兮聖質昭明福祥下炤兮保佑冥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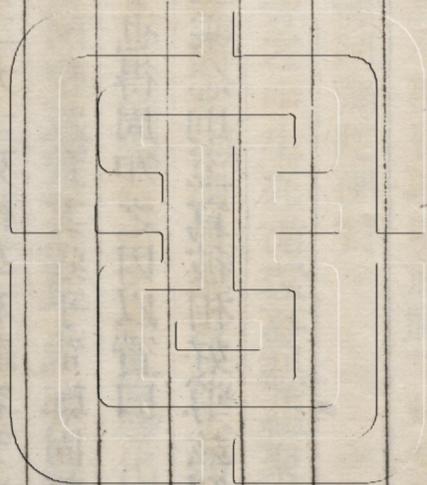
繡阿彌陀佛贊

十二因緣之中生死循環憂悲蘊聚夫非大聖以利又斷之慈航濟之則淪香顛沒之不給矣惟阿彌陀佛化行西方其號極樂有生之乘念感化則游於斯今茲功德者清信士女隴西李氏爲亡夫襄陵尉滎陽鄭君再期之爲也女士歸鄭周一星而孀凡事舅姑以孝從娣姒以敬佐夫以義拊下以仁隱約終窶至于晝哭衛風碩人栢舟之詩實兼痛焉初鄭君旅人于晉因以筮仕

成命甫行祿未及而大病女士方侍姑于吳承訃加痛宏誓徼福薦于冥冥紉針綴縷叶用五采青蓮白毫髻鬢頓伸彼二大士列侍左右睟容交光炳耀煌煌發于心成于手阿鞞跋致其遠乎哉鄭固善士妻又吾伯舅之女子子也得周知之因以贊曰

西方大聖乘念則至寫彼相好導茲智氣冥助無方以成鄭志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第二十八終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第二十九

唐權德輿字載之

謚冊文

謚議

奏議

德宗皇帝謚冊文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月朔日孝孫嗣皇帝臣某伏惟
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極昔
在寶應制天下賦輿戚藩以大自曾疏雍師律既貞會
陝收洛克輝威命廓開王塗是登上嗣乃宅丕后服藝

祖神宗之大烈有軋軋翼翼之至敬敷佑迪哲尊嚴懿
恭燭明四極發育萬物濯沐乎仁澤澄清乎理本巍巍
乎建中風聲與貞觀符洎時有禮沴變生京轂省方展
義宏陰騭之功整旅致誅申振耀之令鳴誼滅息侯王
軌道不冒持載鏡清砥平然後明禋忠祀萬靈以接翕
受敷施九德成事含宏亭毒以致其和博採虛受以通
其志政刑有箴宸展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因時創
節象卦設樂薰然中和之被物也納嘉言于近侍轍已
行之詔疾讒口于宵人宥過誤之罪去徽號而約已正
廟祧而尊祖九譯通道萬方來庭賓旅焯乎勳籍夷歌

陳于樂府霜露所隊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
霄輪困德水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文感
飛走呈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光
被陶唐之盛也憺但忠利虞帝之教也疊疊穆穆周文
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躬古先之大烈極帝者
之上儀方將扈升介邱侍檢玉牒奄遺末命永弃多方
億兆嗷嗷哀號靡訴顧惟中昧懼忝孫謀君父有命付
茲神器虔恭貽訓感慕滋深今因山旣建同軌畢至一
二元老宗工碩生考稱天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
敢薦大名謹遣太尉某謹奉冊上尊謚曰神武孝文皇

帝廟曰德宗伏惟聖靈昭格膺是典禮叶贊丕祉流于
無窮嗚呼哀哉

莊憲皇后謚冊文

奉勅撰

維元和十一年歲次景申某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臣某
伏惟大行皇太后柔明承天廣大法地齊二儀以發育
含萬物而化光靜專宅心謙儉約已塗山積厚淮水秉
靈四德交修六宮承式於德宗有逮事之孝敬於先皇
有輔佐之憂勤允迪風徽儀型天下伏以永貞誥命脫
躡寰區乃居太上之尊乃正中宮之位顧茲冲眇上荷
劬勞自幼逮長稟邑姜之教勗繼體纂圖申長信之供

養率用慈訓施于理道毋儀所被于惠所覃一紀于茲
萬方蒙福以載物之量苞逮下之仁嗣姪姒之徽音慕
黃老之清淨宜介丕祉盡如尙陵吳蒼不傭艱棘俄及
迫惟顧復創鉅感深銜血茹荼叩心罔極今鮒隅卽遠
龜筮告猶順厚夷體幽巖就路宰政卿尹典禮之官詢
考古式詳稽謚法以周道章明未之或改形容擬議敢
易大名謹遣攝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臣裴度奉冊上
尊謚曰莊憲皇后伏惟皇靈降格淑聖幽贊昭配清廟
對越鴻休與世世方祗永永無極嗚呼哀哉

故銀青光祿大夫尙書左僕射姑臧縣開國公

贈司空李公謚議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粹溫潔廉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良庖投刃無復肯綮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于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謹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疵政姻族無倖人東帶山立敷陳前志儼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揆實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信董衣裳之會已事迴車歲當興元匪躬靡鹽至河池

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按謚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求已致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逾懸車之年奉絕域之使受命卽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復于左轂不曰不懈于位乎昔韋元成翟方進以經明爲漢相而皆謚曰恭接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謚謹議

故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

充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獨孤公謚

議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直方清根於性術其修身莅官確然處中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辨論裁正昭德塞違潛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摳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書而秉方冊則及之爲女可徵矣其爲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宜爲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大旨以爲景皇始封于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爲一代典法新平長公主之子裴傲尙永清公主欲以他族主婚及時相禮上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道慶爲主當時稱之定呂誣盧奕郭知運之謚用禮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

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舒州屬歲饑旱隣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悅在不知凶年優詔褒異就錫金紫其初治濠其後在常皆因俗爲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郡績用亦足以列于文苑附於循吏按謚法曰博聞多能曰憲薦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作爲文章以輔教化是謂博聞位察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爲多能定宗廟之饗爲薦可正婚姻之主爲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及曰憲謹議

昭陵寢宮奏議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
燒蕪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
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木山上原無井泉
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于見住
行宮處修造所冀久遠使人又爲改移舊制
恐所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同商量可
否聞奏

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
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
寢寢陳衣冠自秦漢以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

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在山下定制且禮文所貴
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
建宮在山上便於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
矣今若伐木縮版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
置陵之初事體爲異况舊制旣毀新功是修考于便地
可以經久所謂宜且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爲易饗獻
之禮是資嚴恭本于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爲饎故禮之
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潔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藝
味所以交于神明也因茲列井以備薦羞所謂潔且敬
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爲大而以人力勞逸爲細若

于事為當而又無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

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

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近耶臣愚以為但

在栢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愼重詢及庶僚徒獻

所聞伏增戰越謹議貞元十四年

日祭岳鎮海瀆等奏議

儀禮覲禮曰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

於南門之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禮山

川邱陵于西門之外注云變拜言禮容祀也

疏云拜無祀言禮則兼拜也

右明祭四瀆山川邱陵皆有拜

禮記王制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注大

視其牲器之數疏云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

數非謂尊卑也

右明五岳四瀆下與公侯同尊卑

禮記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注云質羣小祀也文社稷五祀也察四望山

川也神先公也

右明山川之獻重於社稷今太社先農皆

拜

禮記樂記云禮主于減樂主於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注云減人所倦也進謂勉強文也

右明勉進於禮以防減倦自證聖已前御署祝版訖北再拜自後不拜今若祭官又不拜恐減至于銷失進之義

以前奉進止令常參官商量合拜不拜直書其事者臣謹按儀禮禮記等議條例如前伏惟開元禮岳鎮海瀆每年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時旱則祈于北郊及有所祈

之禮獻官皆再拜祭以接神拜以成禮稽攷今古並無不拜之文風伯雨師本皆小祠天寶中始昇爲中祠貞元初陛下又以事切蒼生屈已再拜况岳鎮海瀆能出雲爲雨故祝文有贊養萬品阜成百穀之言國朝舊章諸儒損益伏請依開元禮祭官再拜爲定其諸神龍毗沙門神等在禮無文今則威秩遣使致祭推類相從諸神龍准五龍壇例毗沙門神准四鎮山例並主祭官再拜請依太常寺狀爲定謹議

貞元十五年九月中書舍人臣權德輿奏獻

懿二祖遷廟奏議

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景皇帝東向之

位并遷廟之位

右伏惟今月十六日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
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寮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
聞禮有五經莫重于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
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向之尊
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
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
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爲屬尊
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

以大皇別廟未成故權設對袷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
祖以下爲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運移于晉晉不以兄
弟爲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
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運移于宋初
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
築一室葺泐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
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陳
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則
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親廟
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宏農府君而

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
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
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
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于東向藏二主于夾室凡
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
獻祖東向懿祖爲昭太祖爲穆此誠垂疑倒置之大方
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
以爲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于禹不
先鯀安知說者非敢與太康之代而左印明因而記之
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儀則可闕殷祭非敬則

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
下百寮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頔等一十六狀至
十一年又詔尙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二狀前後異
同有七家之說至于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禘
祫加幣玉虞主而枚卜瘞埋膚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
細審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爲可據
德明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于初立此又易行伏以德
明皇帝於舜禹之際興稷契同功契後爲殷向五百年
稷後爲周逾八百年德明流光無窮殷皇運于後景福
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爲曾爲元猶

元周人祔于先公之祧此亦亡于禮者之禮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儀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于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倣劉執經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在議中乃今累叨眷獎獲貳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以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

夾室當禘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王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耶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殷祭何或云每禘祫時就饗于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以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以下昭穆既太祖以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及隋皆以短厯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制加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

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古漢魏太上皇處士君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于遷主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換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禘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耶從古以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爲比類彼主命幣玉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歛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栗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况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于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

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以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年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

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第二十九終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

唐權德輿字載之

議論

兩漢辨亡論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微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申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詞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彙之馴致之雖年

祀相遠猶手授願指之然也其爲賊害也豈直莽卓之
比乎禹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
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
皆譏切王氏顓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
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
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
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詞致成帝不疑之心授
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晡習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
當開陳切劇面別廷辯矧當就第宴問之際虛懷訪決
之時方且視小男於床下官子壻於近郡款款然用家

人匹婦爲心以圖身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世權迭執
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
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鉅儒柄用位極上台初
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旣鵠質帝議立嗣君公卿
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
旣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蠶吾獨異羣
議爲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迴率趙誠之徒同
李杜所守然後與三事百工正詞於朝雖冀之暴恣豈
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狗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
使清河從廢蠶吾爲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

獄成闍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太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於完安之時則務小忠而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著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止然也方又熾燄燄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烟煨擠萬民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

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來世可勝既乎向若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警矇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仄之若是然後爲理耶予因疑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故辨其所以然

答客問

客問主人曰自古理世少亂世多豈真宰有必定之數耶抑人事耶答曰時風之理亂在士行之薄厚士行薄厚上係於時君大臣所趣向矣自古輔政者或直方不試旋見絀放或進非其任疾顛覆餗之二者進退相隨不足以形理亂理亂者在君臣之際心術合符久而成化焉故聖與賢合則爲堯爲舜暗與諛合則爲幽爲厲其間雖多方萬殊而不遠此二道先師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莊生亦云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噫夫淳化爲醜利勝於義久矣被薦紳衣冠語道德仁義皆偉然有古君子之風心之所師有異於是者則不仁而多才

且以主意爲政但慮智不足以取合力不足以固位而不計合之固之枉直焉甚者則塞其聰明道其利欲順非阿旨與俱上下以平仲之和不如梁丘據之同卽墨之毀不如阿大夫之譽其風下扇中人之域多由之以其術易修其用易博之爲利也持祿觀望則曰明哲保身無所發明則曰大直若屈終於義則曰反經合道在於理則曰枉尺直尋或曰夫子之公出或曰管仲有反玷旁緣似是觸類滋長舞六籍之文以伸其和志迭相薦譽號爲通人亦有務名如循實求進如知退雖近習不得其誠巧歷不知其數鄉原邑聚變化周流取美名

責仕如轉圜反掌世教無主蕩然隨之豈曰盡然蓋寡
不勝衆其甚也滅天下之公是務天下之好惡鈎刀蟬
翼爲銛爲重於是民反德爲亂天反時爲災愆陽伏陰
山童澤涸皆此物也及夫中外蕩析邦家艱晚則相傳
曰殆天數乎非人力所及也生極顯尊死有誅謚爲惡
甚矣而譏議不失故天下之人又教其子兄諭其弟奔
走實力以不能爲恥而欲望理多亂寡庸可得乎接輿
申徒狄之徒狺狂而不復者皆惡是也蓋在爲國者澄
其源流以灑土行示三代之直道頒七教於國風取如
是之流投禦魑魅示不復用則時風厚而天下理矣客

曰請書所聞以爲子孫藏

酷吏傳議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爲
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惡皆理道也
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修史
記作二傳以識世爾而以郵都爲酷吏傳首愚有惑焉
都之爲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
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人不拾遺其爲中
尉宗室貴臣斂手仄目其爲雁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
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

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愬
列郡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
死漢庭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
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有
所懲勸子長旣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
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沉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爲等夷
雜列篇次至於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
嘻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
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善官無處父之華異
申振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害怒

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辯之不惑而已天下
似是之爲失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以
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也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予讀東漢史至彭寵舉兵拔劍城自爲燕王蒼頭子密
等因寵獨在便室卧寢遂共殺之以其首詣闕封爲不
義侯愚以爲非先哲王封賞之本旨也遂作議云先師
曰惟器與名不可假人又曰必也正名又曰惟則定國
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
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

恩奮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謗
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
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錄念功用
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草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
順以討之出王師以征之以明君君臣之義此三者
皆不能用之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
之逆運其狙忍待其臥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授首及
誦闕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
歸於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爵於五等
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則莫可侯也漢爵為不足

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且
如樂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王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
甚焉况四方甫定傷夷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
使天下陪臺駢餐各幸其君之亂而徼侯印授諸侯危
疑之勢鼓臣下叛換之原弃名器而汨彝訓且以憲令
為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君山陽晉奪本
其所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志過

辛酉歲予以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博陵崔公出為
郡佐與予語及世道次及人倫大節因曰延州之讓不

其至矣哉或者言吳太伯讓而興季子讓而亡此乃拘於一方而不蹈乎大方也原夫太伯避季歷奔荊蠻以就文武之大業則知太伯因天下之尊周以成周也豈以興吳爲念季子因天下之去讓以全讓也豈以亡吳爲念然則太伯季子皆以天下心爲心興亡曾不屑慮彼或者之論誠未通其旨焉予曰誠哉是言况季子之歷聘也聞樂章辨歌詩皆審其盛衰以造乎微精明宏達物無逃數儻吳數有所極耳又何區區異論於其間哉答曰子之言過矣若季子以興亡必然力不能支乘此而後三讓是利於將亡以沽名者也豈可爲君子

言之且以吳之存而季子亡之以讓之廢而季子全之向使勤一國之理理於勾吳今亦化爲古墟鞠爲榛蕪曷與夫禮讓之大使千古是式貪以之廉暴以之仁忍垢冒榮者以之知懼其於爲理也不其遠歟予乃拜受其論退書所聞且以志過名篇庶乎聞義能徙之義

答問三篇

或問性命答曰天之人也賦其命則有窮有通有壽有天賦其性則有枉有直有仁有鄙性之不可移猶命之不可移使仁而直者通而壽天下之理理也窮而天則反是鄙而枉者窮而天天下亦理理也通而壽則反

是其所繫者在天不在人在彼不在此吾何言哉吾何

言哉
或問富貴答曰君子之所樂也問曰君子豈樂是而厭窮約耶答曰先師嘗言之矣樂以其道處之者也不以其道則市井狡僞者皆能得之矣君子之所樂者非樂其身富且貴而已樂為仁由己而推其道於天下也

或問出處答曰出有二道在所執焉爾行道耶趨時耶口居易絜矩坦夷中正則道在己而時不可必也就利為害推移俯仰則時在己道不可必也若道與時叶發紆光大則易之上下交泰詩之南山有臺書之咸有一

德三說命是也斯蓋從古之所難也古之處者所以晦其明藏其用窮棲於嵌巖之下與鳥獸草木之為伍者誠角其利病而愛其身愛其道也豈得已之為耶

醉說

予既醉客有問文者漬筆以應之云嘗聞于師曰尚氣尚理有簡有通能者得之以四不能者失之亦以是四者皆得之於全然則得之矣失於全則鼓氣者類於怒矣言理者傷於懦矣或信信而呀口跼跼以墮水好簡者則瑣碎以譎恠或如識緯好通者則寬疎以浩蕩麗亂憔悴豈無一曲之效固致遠之必泥苟未能朱絃大

羹之遺音遺味則當鍾磬在懸牢醴列位何遽翫丸索而航炬餌况顛命而傷氣六經之後班馬得其門其或慤如中郎放如漆園或道拔而峻深或坦夷而直温固當漠然而神全然而天混成四時寒暑位焉穆如三朝而文武森然酌古始而陋凡今備文質之彬彬善用常而爲雅善用故而爲新雖數字之不爲約雖彌卷而不爲繁貫通之以經術彌縫之以淵元其天機與懸解若巧臯而斲輪豈止文也以宏諸立身不如是則非吾黨也又何足以辨云

釋疑

記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君子坦蕩蕩此蓋視履考祥而不憂不懼也易曰思患而預防之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此又誠慎若厲之義也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有所當在明者審之而已或不能深推本末而疑吾自若則舟有溺騎有墜騎有魘飲有醉食有噎行有蹶其甚則皆可致斃無非危機其可以盡廢此而如土偶木寓耶不然則憂可既乎憂可既乎

放言

大凡此世皆妄作也又何足以滑吾真苟虛中以順外兮吾又不知夫萬物之汙汙爲細爲大爲利爲害循環

出沒互相變態至人達觀萬殊一槩弊弊焉分得喪於
毫釐之內貴乎其道可以富壽天下賤乎無纖芥之為
累者生乎順羣物而熙熙如春死乎智氣歸虛無以反
吾真則何嚮而非造又惡用天性以勞神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三十終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一

唐權德輿字載之

記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

漢制三輔丞秩六百石至東漢秩千石魏晉為京兆郡
則曰侍中至隋則曰司馬又曰贊治國家公前代之故
再更其名至開元初命為少尹其員二其品四綱紀衆
務而分貳之上助官師表則之重而佑其慈惠下董掾
史屬城之理而推其功善大積而不苑中行而有倫和
協輯睦宣明教令非文行政事之全者不得居之貞元

十六年春二月詔宏農楊於陵字達夫自吏部郎中莅其職先是達夫之佐侯也四入御史府登天臺也五為劇曹郎懿文菁華理行直温折中憲令克勤細大是宜典司名命列侍左右而猶以吏理揚歷於浩穰之府抑天之愛人俾覆露於轂下耶或姑闕其能而將大受之耶初西少尹視事之堂大歷中其長黎氏以勝勢之近取為亭沼故移紉於是自後厥官罕備居之者不推本所代而斯宇寔廢及達夫之拜未浹日其僚繼之於是達夫徵缺員以循舊常宏必輯以辯攸處用宿其業而修其方凡所頡督武備厩置刑書糾禁工徒啟塞三右

曹之事大凡天子縣內之理無不贊也無不亢也稱職者或退其品而選於近侍或進其材而擢為大吏佐六官分十聯皆其遷次然以舊記堙落慮失其傳今斷自太極元年而下列其名氏歲月俾風采相屬且為故志云

秘書郎壁記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為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廣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上丞郎之位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

初思漢庭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
永興褚河南迭爲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
之法制宮師之訓典九流百代如貫珠然學仕皆優而
旋相爲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榮陽鄭公具瞻自涇陽
尉承詔授任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
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
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申恩審官與怡怡
綽綽之道爲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剛繁文
而朱紫不襍開元初君之王者賴川府君叔祖刑部府
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籒

校或功次而奉朝請含章筮仕多在於斯猶桓公武公
之代爲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
文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郎位彰施屋壁時
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司門員外郎壁記

周官司門爲司徒之屬今爲司寇之屬員外郎於周爲
上士後數更其名至曠爲承務郎武德初方定爲今制
秩從六品上大自漢魏已還典曹理事雖時有汙崇官
有輕重或百職耗廢雜而多端而郎位皦然未嘗有鹵
莽進越非其任者蓋宗公貴仕多由此塗出所以儲明

才練官業必於是焉方今車書尉候通道旁午而斯任
尤劇彭城仲子陵修詞以並仕說經有師道自博士祠
部郎稍遷于茲且以南轅銓藻之勤久次而後至循性
自牧闇然君子之道况大雅之匪懈孔門之政事古誼
家法久於講貫遵修砥礪其可量邪至若門關出入之
籍設險閑邪之義譏而不征守而不紊列在令書端如
貫珠故可略於此仲侯以故志屋壁之邽壞磨滅使鄙
夫書而補之貞元辛巳歲夏六月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漢廷尚書郎辯章制度王文章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
曹名用諸曹功次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遷其任寢
劇國家紀律昭明官修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爲大夫
者滿歲皆調於轂下啟事賦祿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
官趙郡李敬玄號爲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裁成端本
肇末不得不重乃請外郎一人顓南曹之任其後或詔
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斯
舉也大抵受命者多士心屬耳目焉以其公是能否之
間不可過也以事之委會吏之奇委因緣詭故中若市
道居之者通則濶略守或刻深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
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舒宏

中温毅廉直清方敏實風槩資材邁乎羣倫貞元十年冬錄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賢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自絕然後以狀之成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讎受祿者不誣恢恢然投其虛而芒又不瑱君子以宏中之道為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穀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度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春秋丘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通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宏文館大學士壁記

聖人南面以理天下在崇起教化緝熙子光明太宗文

皇帝敷文德建皇極始於宏文殿側剏宏文館藏書以實之思與大雅闕達之倫切劑理道金玉王度盛選重名虞南褚亮而下為之學士更直密侍於其中其論思應對或至夜艾誕章遠猷講議啟迪武德貞觀之澤洽于元元厥有助焉其後徙于門下省景龍初始置大學士名命益重多以宰司處之所以登閣古先腹潤大政則漢廷之金馬石渠蘭臺延閣方斯陋矣按六典常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每二府爰立則統於黃樞而或署或否不為恒制孝文後元二十年間斯職闕焉前年秋八月今河中司空公居之今年夏五月相國蕭公居之

公粹清莊重山立泉塞苞孔門之四教蘊洪範之三德
靜若燹器扣如黃鐘由小司徒陞左輔乃莅斯職於是
戒官師稽憲令貴游青襟辨志樂羣皆修其方而遜其
業且以左戶之美財百方附益而修飾之公署書府靜
深華敞清禁之內輔臣攸居宜乎舒六藝而調四氣於
此室也初公之王父考功府君在中宗朝爲直學士懿
文含章休有厥聲至公則聿修之宏貽厥之昌阜盡
在是矣至若命館之再爲修文中爲昭文改復歲月傳
諸故志前賢名氏宜列屋壁公以德輿交代於中臺之
任踴躍於大冶之中惠然受簡使得論次自景龍二年

李趙公嶠始受命爲大學士至公凡若干人揭而書之
所以備文館之故實廣台臣之年表邛公之命也不敢
辭焉元和二年秋九月記

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

司徒岐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協和泰
階齊平旣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啟夏
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縈迴巖巘左右勝
勢徑術逶迤於木杪臺亭蹇產於山腹下崇崗冒青蒼
步履平夷以至于堂皇四敞賓榻中容宴豆孤齋閑館
幽樾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流泠泠或決或渟激

而杯行瀑爲玉聲初蒙於山下終滙於池際白波淪漣
繚以方塘輕艫緩綽涇涸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鳥
飛沉之適濯于屏潏風于碧鮮紅葩火燃素英雪飛萃
眠葱蒨杳窳迴合含虛籟以四達遡清輝而交映故其
休沐燕息盍簪投轄則有鳴珮拖紳宗工雋人金闕玉
堂之賔淑姿修態流光含睇迴風遏雲之藝中飲笑抃
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爲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
君子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
受福故光明昌大每溫室晏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
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羣后暨夫暇日之戾止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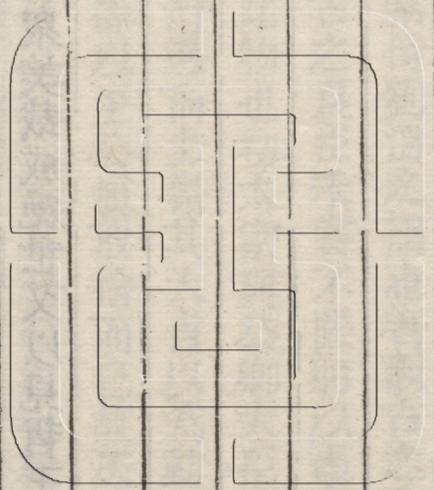
也則暢天理棲顯氣條然以遺萬物其無方歟其不器
歟昔子房赤松之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僻在下
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
君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摯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之
華宗自漢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
墟里多以杜爲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
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疇壽若崗陵昭融烜赫未
始有極德輿繆陪衆君子抃公之堂嘉招盛集靡問茲
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書刻于巖石云

太宗飛白書記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者貞觀十六年
荅左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吾觀古之令王未嘗不虛已
以納諫古之良臣未嘗不匪躬以盡直然後百度貞九
有清繇此物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古義以聰明
待羣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爲動神機縱天辯不若
凝旒虛襟以至公慎取捨而已故沃心以納優詔以荅
嘉其忠故以誠詞渥其禮故以手翰史臣實錄具奏其
事有都官郎中竇泉者博古尚藝貞元初得其書於人
間太清官道士盧元卿又得之於竇氏元卿工爲篆隸
八分書且其家法保而藏之久矣元和元五年夏四月

予以太常齋薦于宮師因出以示予予乃整衣冠離次
捧視且以見聖唐建巍巍無窮之基在此編也至若縹
緲鴻素之勢輕濃蟬翼之狀子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
不白稽合衆美裁成絕世又以見哲王之餘裕書圃之
逸品云





新刊權載之文集第三十一終

